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i Tiesheng

史铁生全集

剧本·诗歌

最后的练习

北京出版社

史铁生全集

剧本·诗歌

最后的练习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练习 / 史铁生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5. 12

(史铁生全集 剧本·诗歌)

ISBN 978-7-200-11763-9

I. ①最… II. ①史…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859 号

策 划 曲 仲 隋丽君
责任编辑 师小平 隋丽君
肖像摄影 曾 璜
装帧设计 王 斐
责任印制 吴凤兰

史铁生全集 剧本·诗歌

最后的练习

ZUIHOU DE LIANXI

史铁生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54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763-9

定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史铁生（1951年1月—2010年12月），男，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散文集《我与地坛》等，以及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出版。1998年肾衰竭致尿毒症，终至透析。之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等，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年出版随笔集《扶轮问路》和剧本影评集《妄想电影》。2012年出版未竟集《昼信基督夜信佛》。

目录

剧本

- 003 突围
055 地坛与往事

诗歌

- 145 诗歌·一
145 今晚我想坐到天明
146 另外的地方
148 最后的练习
149 节日
150 遗物
152 希米，希米
154 永在
156 预言者
157 生辰
160 秋天的船
163 鸽子

166	不实之真
168	冬妮娅和尼采
170	葛里戈拉
172	我在
174	诗歌·二
174	打油诗三首
176	给柏晓利歪诗若干
179	给史铁桥诗词若干
181	给孙立哲打油诗等
185	给友人诗词若干
189	编后记

剧 本

突 围

1. 医院的诊室内

翻开的病历上，树叶的影子晃动着。蘸水笔在空白的横格上写写停停。一串串拉丁文。

大夫(画外音)：别着急，各项检查的结果都不错。没什么大事儿。肝也小多了。挺好。

田庚(画外音)：可我总是很疲倦，比前一段还厉害。肝疼，恶心，出虚汗，弄得我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大夫(画外音)：这难免。发了炎。肝脏得自卫。

大夫抬起头，脸上掠过警惕的神情。

田庚的样子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很瘦，身材也不高。

大夫在处方上写下了几个拉丁文药名：Ftorafurum、Mitomycinum。

田庚(试探地)：不能开刀？我说……肝？

大夫(毫不在意地)：用不着。休息休息，打打针，吃点儿药。

大夫从容地开完了处方。

大夫：您的家属在哪儿？

田庚(一惊): 没关系, 有什么话您可以跟我直接说。噢, 我是单身。

大夫犹豫片刻, 把处方交给田庚。

大夫: 您去取药, 把药交到注射室, 每星期二、五来门诊打针。

田庚: 用不着住院?

大夫: 噢, 不用了。您的病不厉害。

田庚接过处方和病假条, 转身去摘挂在墙上的大衣。忽然又转过身来, 他看到了意料中的事。

大夫正向他投来哀伤的爱莫能助的目光。大夫慌忙掩饰。

大夫(笑笑): 觉得有什么不好, 再来。

2. 大街上

田庚疲倦地走着。路旁的树正飘落着金黄的叶子。他靠在栏杆上歇一下, 擦擦汗, 看着过往的人群。

3. 新华书店内

田庚在外文工具书的柜台前站住, 眯缝起眼睛在书架上寻找着。

田庚: 请您递给我那本……《医用英汉辞典》。

他翻了一阵儿, 还给售货员。

田庚: 有没有医用拉丁文? 药用的也行。

售货员递过来一本精装的小册子。

田庚翻阅着。他突然停住, 掏出处方放在翻开的小册子上。

他对照着看了许久，看不出他的表情有什么变化。然后，他把书放在柜台上，推给售货员。

没有任何语气的画外音：呋氟尿嘧啶，主要适应症胃癌、结肠癌、肝癌……

田庚呆望着书架上的书。花花绿绿的书在晃动。

4. 字 幕

根据一篇外国小说和一段中国生活改编。

响起轻轻的吉他声。

花花绿绿的衬底。

5. 荒废的古苑一角

空地上，几个孩子在踢足球。一边是近乎倾圮的古祭坛，一边是杨、柏杂陈的小树林。很安静，孩子们的叫嚷声使古苑更显空旷。

田庚看了一会儿孩子们的球赛，走开。

太阳垂到了光秃秃、乱糟糟的树枝后面，似乎正在变凉。

映出演职员表。

6. 同上

田庚坐在小树林中的石头上，不停地咬着指甲。树影被拉得很长，田庚的影子也很长，映在林间的土地上。落叶被风掀起，滚动。

映出演职员表。

7. 田庚家 晚上

厨房里没有点灯，弥漫着烟雾，火光不断照亮田庚的脸和斑白的鬓发。他坐在小板凳上，把一页页稿纸、信纸，甚至整本日记扔进火堆。

他突然发现了一封信，借着火光看起来。火灭了，他划了根火柴，把那封信也点燃，手有些颤抖。

火堆又燃烧起来。有两张女人的照片落进火堆，没看清是谁便蜷曲起来。

映出演职员表。

8. 邮局门前 清晨

邮局还没开门，田庚提着一网兜牛皮纸包封的邮件坐在台阶上。他觉得一阵恶心，赶忙走到墙角，蹲下，吐起来。

映出演职员表。

9. 邮局内

营业员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把田庚递过来的邮件过秤，依次贴上“特挂”的标签。邮件的左上角都写着：稿件。寄给出版社的。

田庚伏在柜台边，极力忍着不吐出来。

映出演职员表。

10. 荒废的古苑一角

吉他声停了。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

田庚坐在老柏树凸起的树根上，吐出一团团白色的哈气。树旁有个果皮箱。

远近看不见一个人，飘落着的雪花像一层纱幕，远处古祭坛影影绰绰。

黑苍苍的柏树叶蒙上了薄雪。

殿堂的琉璃瓦也开始变白。

田庚(画外音)：他笔下的人物都显得太软弱，也太古怪，因此不典型……

一个年轻人的声音(画外音)：因为田庚同志太尊重想当然了，所以他觉得不典型。而且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设立一个典型标准局，就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计量标准局一样……

田庚苦笑了一下。

田庚(内心独白)：行了，这下那个“毛头小子”又可以写一出儿了。

天快黑了。田庚转过身，面对着那个果皮箱，从兜里掏出个什么东西攥在手里，然后把双臂同时伸进果皮箱两侧的开口。

他像是在果皮箱里狠狠地用了一下劲儿。

天空中飞舞着的雪花变得模糊起来。又响起几声吉他。

慢慢显出片名——

11. 医院 外三病房 0号病室

一片光亮，什么都看不清。逐渐显出白色的屋顶、带花纹的吊灯、淡绿色的墙。又看清了挂在电镀架上的点滴瓶，太阳在电镀架上和点滴瓶里变得很小，刺眼。

田庚愣愣地望着周围。

一个年轻大夫正俯身为他听诊。

田庚转动了一下头，琢磨着眼前这个人。冰凉的听诊器在他瘦削的胸脯上移动，使他完全清醒了。他用右手使劲把大夫推开，想坐起来，但左手用不上劲儿，又倒下。

田庚：怎么回事，我的手？！

年轻大夫：您最好别动，手上有针，输液。

田庚：我说的是这只，左手！没有知觉！

年轻大夫：您倒是没少费劲儿，割得太深了，神经给切断了。

田庚看着大夫，目光变得恶狠狠的，倒像是大夫把他的神经割断的。

田庚：这下更好受了。

年轻大夫：已经接上了，锻炼锻炼就……

田庚：谁让你给接上的？谁？！

年轻大夫气得说不出话，干站着。

田庚：谁给你的权利？谁？！

年轻大夫（诙谐起来）：上帝。老天爷。他们哥儿俩给您抬来的。

田庚看看四周，倒怀疑起来。

年轻大夫：您寄出的那些信往常要走一星期，可您在上帝那

儿有路子，只走了四天。您的朋友打来了长途电话，给您的一位老同学，正好您这位老同学在我们医院当大夫。反正上帝的路子，什么事儿都好办。正好这间屋子也刚拾掇出来。

这不是一间正规的病室。屋子不大，一个楼梯间占去了屋子的四分之一。楼梯间已经废弃，里面是老式的环形楼梯。屋里只放得下一张病床。

年轻大夫：我本来该下夜班了，可上帝给了我这权利，让我回不成家，说是来了一位血气方刚的老先生。

田庚：你最好回家，也放弃这种强迫别人受折磨的权利。

年轻大夫：谁折磨您？谁折磨您，您就找谁拼命去，何必呢……

田庚：我正在和它拼命！这儿！肝！

年轻大夫：肝？肝怎么啦？

田庚：问题不大，癌！而且是晚期！

年轻大夫吃了一惊，走回到床前，在田庚的右肋下轻扪。

年轻大夫：大点儿，有点儿硬。谁告诉您就是癌呢？脓肿，一般性充血，都可能。

田庚：你承认它大了，硬了，这就足够了。

年轻大夫：够干吗的？

田庚：证明给我诊断的那个大夫在撒谎！你会对一个轻症病人撒谎吗？

年轻大夫：您的想法真可笑。也许是误会呢？

田庚：误会？呋氟尿嘧啶是干什么用的？自力霉素是干什么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收住院怎么解释？治愈的希望还挺大？

12. 小儿科门诊室内

中年女大夫王万仪在给一个男孩子看病。男孩子农村人打

扮，拘束地坐在大夫面前。他的父亲站在一边。

王万仪：你几岁了？

男孩子：六岁半。

王万仪：叫什么名字？

男孩子(声音很小)：五蛋。

王万仪：什么？大点儿声。

男孩子：五蛋。

王万仪和五蛋的父亲都笑了。五蛋更拘束了，揉着一块皱巴巴的手绢。看得出来，他手上的肌肉有些萎缩，手指的动作也不灵活。

父亲：说你的大名儿。他大名儿叫张浩。

王万仪(拿起五蛋的手)：告诉我，都是怎么回事？

五蛋不说话，头低到了胸前。

王万仪：自己讲。(示意五蛋的父亲不要插嘴)让他自己讲。

五蛋不出声地哭了，眼泪落在他另一只开始萎缩的手上。

五蛋(申斥地)：好好跟大夫说。

五蛋：淘气。

五蛋的父亲向大夫陈述五蛋从树上掉下来受伤和发病的经过。

一阵阵很好听的鸟叫盖住了陈述声。

王万仪的问话声又打断了鸟叫。

王万仪：你爬到那棵树上想去干什么呢？(稍停)下次还淘气不？

五蛋看着大夫，使劲儿摇头。他大概以为这仍然是可以改正的错误呢！王万仪的目光在五蛋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王万仪：躺在床上，让我看看。

五蛋走向床边，两腿也有些拖拉。